

給我最摯愛的爸爸

· 以你為榮的女兒 ·

我不常發長文，但這篇文章和這封信，想寫很久了。

想以一個女兒和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跟你說，謝謝你！謝謝你費盡心血，在兩萬英尺的高空，保護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家園。

爸爸！飛飛小心平安順利

眷村，清晨五點。
起床號，接續著國歌和空軍軍歌的雄壯樂音傳入耳裡。

不久，一陣陣轟隆聲劃破鳳梨田上的寧靜。

媽媽無視年幼的我的抱怨，將我從床上挖起，推著我到家裡後方陽臺紗窗前。灰藍的天空尚未染上太陽的



當時的作者還太小，還不懂得擔心害怕，還想睡的她，凌晨五點，和媽媽站在陽臺紗窗前，看著天空中的黑點，說：「爸爸！飛飛小心平安順利」。

紅暈，空中盤旋的蝙蝠們正陸續飛回屋頂上的居所。母親指著防空洞上方的雲朵，我眯起眼睛，試著分辨那隱約能在灰影之中，能看到幾個黑點。
「今天是爸爸飛飛喔！要記得說什麼？」

我把額頭頂在紗窗上，打著哈欠，半夢話似的對那快速消失的黑點們喃喃：

「爸爸！飛飛小心平安順利。」
還太早，還很想睡。

還太小，沒有想過出去執行任務的父親必須比我提早好幾個小時離開被窩，穿上飛行衣，戴上頭盔，用每小時四百英里的速度，飛上空中，守護我和另外兩千三百萬人民安穩的夢鄉。

爸爸和我的家在TAIWAN

幼稚園，常被從未見過亞洲面孔的美國鄉下小孩子們欺負：「你是哪裡來的黃色狗狗！」

每隔幾年，從一個基地搬到另一個基地，反覆來回臺、美兩地。中、英文都亂七八糟，對「家」沒什麼概

念；對哪裡來，也沒什麼概念，往往只能答「不知道」。

霸凌，學校按規定通知家長。

一天，爸爸穿著全身飛行裝進教室，班上小男生們馬上起哄：「是飛行員！」

老爸一副嚴肅樣，面對著瞠目結舌的六歲小白人群，打開跟他一樣高的紙板，上面貼著一張大張臺灣空拍圖。他看看我的同學們，突然開始用破破的英文，指著一張張他在地圖上手繪的插圖：「這是臺灣，TAIWAN，這是我 and Ting 的家喔！那是一個很酷很酷的地方。這是我每天從空中往下看的樣子，很漂亮。你們看，長得像不像番薯？」

原來「家」長這樣啊！

那天起，我成為美國幼稚園裡最酷的小孩。

牆上的獎狀VS.床下的扁盒子

國小，我在客廳裡，對著老媽幫我貼在牆上的學校獎狀沾沾自喜，期待爸爸難得回來時，會注意到那蓋著小學校長紅章的白色框框。

全班前三名耶！

我的成就傲然在牆上！

哪像爸爸房間牆上，都只有戰鬥機照片和宮崎駿的紅豬電影海報。



作者用功念書、努力表現，從學校抱回了獎狀，但一紙榮耀又怎能跟爸爸用生命，從空中換回的飛行時數證明、徽章、獎牌相比。

那些從未有人知道的事蹟，那些每天在海外、在天邊、在烈日下，從未有人知道的犧牲。他們不太會為自己發聲，但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付出，我好希望這些英勇的戰士們能被看見、被肯定、被頌揚。

因為就算只是八個字，就算只是簡簡單單的幾個字，就算只是在內心，無論是感謝，無論是祝福，無論是鼓勵，都是我們能為守護這個寶島家園的英雄們，最大的回敬。

國中，氣餒著須在美國自學準備回臺灣考的基測，尤其是國文、作文、歷史和地理，為那所有錯過而難以跨國銜接的課程深感痛苦。

一天，老媽半夜抽考我歷史，我睜著死魚眼，背出日期、事件和一串

不是單純的飛行之愛

那是美國空軍獎勵戰鬥機作戰訓練的獎牌。

我呆愣翻著其他扁盒子：幾千小時飛行時數……、任務成功的徽章……，我默默的、小心的，將紙箱收回床下。

一天，整理床下，看到一個破爛的紙箱，裡面塞滿了用橡皮筋隨意捆起來的扁盒子。好奇打開其中一盒，一個木製的戰鬥機尾翼，上面雕刻著老爸的英文名字以及「top gun」的字樣。

對我來說沒有意義的數字。

老爸隔天坐進我房間：「讀到哪裡了？」

「臺灣近代史」

他翻翻課本，說道：「我不是老師，但這些不能死記，因為他們都有很重要的故事。」

爸爸很會說故事，他用生動語言彩繪出的歷史情境，讓我感受到了戰爭裡的恐懼；讓我感受到了一個年輕但卻強韌的民主社會，其建立過程的艱辛苦難；也让我清楚明白這麼多年下來，中華民國這個國家外交處境的演變；更讓我清楚知道現在的自由與平安，背後付出了多少多少的代價。

在他講述故事的熱忱中，我首次感受到，原來父親每天攀上兩萬英尺的高空，並不是單純只愛飛行。

我希望……

就像新聞報導裡，被肯定救人性命的第一線醫護人員一樣。我想著救災的海鷗直升機，我想著那每次凌晨一通電話就緊急出門的身影，我好希望認真的軍人們，有時也能多聽到一句感動的「謝謝」。

就像新聞報導裡，被體恤過年在便利商店裡圍爐的員工一樣。我想著在基地裡度過每個重要節慶，戰備留守的哥哥、叔叔、姐姐、阿姨們，我想著多少個和媽媽在家裡盼爸爸回來的日子，週週、月月、甚至年年，我好希望奉獻的軍人們，有時也能多看到一句留言：「辛苦了」。

就像新聞報導裡，被頌揚出生入死的消防員一樣。我想著每次看到黑點消失在雲端時內心的緊張，我想著空軍烈士公墓裡一排排的白色小石碑，我好希望努力的軍人們，有時也能多收到一句祝福：「平安順利」。

過去二十年，每次聽到飛機在天際的轟隆聲，無論在哪裡，我都會抬起頭，對著空中喃喃：

「爸爸！飛飛小心平安順利。」

彩

頁

彩

頁